



云上红池坝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春润



“自古逢秋悲寂寥，我言秋日胜春朝。”当深秋的夕阳将天际渲染得绯红，当绵延的山脉在云雾缭绕里含羞半露，微风在彩林间奔跑雀跃时，我们依肩坐在山腰的别院中，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桂华，朦胧着呼之欲出的皎洁。

云中筑院的傍晚

周末，同朋友相约到巫溪红池坝赏秋，会合时，已然临近傍晚。这是位于半山腰的一个院落，或者应该叫一个院落群。一条蜿蜒的青石台阶，从公路边向山坡延伸。纤细的竹竿扎成篱笆，夕阳映照着干枯的枝丫，上方的路灯燃起微光，四下笼罩着昏黄。左右错落排列着诸多古色古香的建筑，或独立成栋，或围而成落，共同构筑起这方世外天地——云中筑院。

朋友们住在六号院“茶山客”，推门可见一“月门”，门洞后有一株枫树，从左侧斜探而出，几乎占尽门洞的上半部分，树梢的枫叶红得热烈，越往内越淡，趋于黄色，靠里的枫叶仍坚守着青翠，一切相得益彰。绕过“月门”往里走，可见这是一个四居合院，东西两向是卧室，南面是一间较大的娱乐活动室。院内种着一圈山茶花，“茶山客”原来如此。被山茶花围起来的一块挑空，是由很多木条拼接搭起来的，上面摆放桌椅，大家围坐其间，一个音箱、一把吉他、一支话筒，一群人便从白天唱到黑夜，直到月亮带着一群星星跑出来。

由于“茶山客”房间有限，我们不得不单独住进对门的五号院“宁秀居”，果然不同于“茶山客”的姹紫嫣红，这方小院更显宁静秀丽。房间在一条连廊小径的尽头，略高的地势似要向天空跃起。窗边的垂纱随着风的韵律摇摆，水墨山景总会趁着



回乡出差，顺路回老家探望年迈的父母，也看看那条故乡的母亲河——澎溪河。澎溪河又名小江，自上游开州流经多个乡镇后从云阳双江汇入长江。

父母亲身体都还健康，心中无比宽慰。母亲做的饭菜越来越好吃了，回家既能品美食又能欣赏家乡的美景，甚是满足。在家里吃过母亲做的午饭，简单话了会家常又踏上了归途。

去高铁站的路是沿江而建弯弯曲曲的路，就如人生没有坦途一样。我在想，要是把路截弯取直的话，应该会节省很多时间和路程，但也许会少几分山路的韵味。虽然细雨飘飘，但我仍然摇下车窗，欣赏澎溪河的美景。澎溪河既有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，又有平湖、峡谷、岛屿等优美的自然风光，实属不多见。

三峡工程蓄水前，在位于澎溪河流域的台地上，考古发掘了两大遗址。其中，李家坝遗址出土了3000多年前商周时期的文物，考古学家认为李家坝遗址可能是巴人廪君一支的区域性中心聚落，代表了巴文化分布于小江流域的一



红池坝国家森林公园

窗纱翩翩起舞时，从隙缝间溜进来。推开落地玻璃门走出去，极目远眺，你会看见山隐云中，云上亦有山，不禁会感叹好一幅“青山含远黛，白云自空流”。将沙发搬到院里，置身于群山环抱中，闭上眼睛，能感受到每一丝风的流动，抬手便能触摸到纱一般的云雾，你甚至可以听见时光的细语，体会到夕阳洒在脸上的滚烫。

山顶草场的牧歌

山里的清晨带着凉意，院中的红枫树叶上，闪耀着钻石般的璀璨，轻轻摇动树枝，让露珠滴落到手臂上，得以感受大山冰冷而又热烈的问候。太阳早已明媚时，我们才行驶在弯弯曲曲的盘山公路上。云中筑院去往红池坝景区有20多公里路程，其间可谓一步一景，山谷的烟雨朦胧，山顶的云雾缭绕，还有漫山的彩林绚烂，每一帧都让人不忍错过。



澎溪河

个地方类型。秦汉时期归属巴郡胸忍县，可能为某一级地方行政机构所在地，被评为1998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。李家坝遗址的河对面是明月坝遗址，该遗址是很罕见的唐代小镇遗址，出土了众多文物。可见，在古代先民逐水而居的观念影响下，澎溪河流域依托较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肥沃的土地，孕育出了辉煌灿烂的文化。

如今，随着三峡工程的完工蓄水，李家坝遗址和明月坝遗址已连同古今多少

要进入红池坝风景区，得先穿过一条数公里长的隧道，其后拐进极其狭窄的景区小路，整条路被茂密的树林包裹，林间时而传出动物摩擦枝叶的窸窣声，还有多种鸟类婉转动人的啼鸣。散养的牛群在道路两旁悠闲地吃着草，偶尔也会信步穿越公路，它们似乎并不害怕人和车，这也让我们得以完全沉浸其中。自景区小路盘旋而上，再经一段较为宽敞的双向柏油路，绕山顶向西而行，穿出一个断崖面，眼前豁然开朗，一望无际的草场便这么凭空而现，忽觉自己好似误入桃花源武陵捕鱼人……

若非亲眼所见，很难想象在这群山环抱之中，还隐藏着这般广阔的高山牧场。一条宽敞的柏油路紧贴着山坡游向远方，坡上的绵羊三五成群，或在坡脚，或在坡腰，或在坡顶，闲适地咀嚼着已近焦黄的野草。如有人欲靠近拍照，又或玩心大发去追逐，它们会像散落在天边的云朵一般，风一吹，便聚集到一起向坡下的草场飘去。高山的秋风恰如寒冬刺骨，吹得这草场青黄不接，那一圈不知名的树，脸被冻得皴裂，头发也被染成深褐色，这云端牧场便也紧跟潮流，换上了美拉德系穿搭。牛群不断变换位置，低头找寻可口的草食，时而发出低沉的呻吟，被风裹挟着飘向远方，更凸显了秋日的萧瑟。不知是谁去招惹牧民的看家犬，愤怒的狂吠惊扰了马群，呼啸着从草场上奔腾而过，排山倒海、风卷残云，唯留久久不断的嘶鸣回荡在山谷之间。

万幸城中的秋风

万幸城不是城，是位于红池坝风景区西北角的一片草场。相传，西汉末年，刘秀兵败至此，藏身于草丛得以脱身，在东汉政权建立后，特派邓禹来此敬天谢地，又因红池坝古称万顷池，故而将此处命名为“万幸城”。

万幸城其实更像一个“盆”，是一块位

于山巅的巨大凹陷，如同沉寂了数万年的火山口一般。秋风到了这里也会被困住，便索性拿起画笔，在这天生地长的画布上肆意描绘。一抹青绿自上而下，颜色愈发变淡，到了盆底却又突然浓烈起来，大小不一的几处水凼，化开了风的笔墨，向四周扩散而去。何不抖腕滴墨，点出白的、黄的、黑的小点，散作那漫山遍野数不清的牛羊，再飘逸地勾勒数笔，化为踏风而行的良驹，驰骋在原野上，却也困囿在山谷间。又一阵风吹过，便补齐了山上红灰相间的树林，还有天空中似动非动的云彩。

坡上有一处乱石林，形态各异的灰白怪石散落四处，像战败至此的士兵，或卧或立，或靠背而坐。一棵虬枝峥嵘的高山柳生长其间，历经沧桑却依旧威严伟岸，枝条上挂着许多红布条，似经历厮杀而破裂的披风，在身后猎猎作响，君王仗剑而立，目极远方。我们坐在树下，眼前的景象陡然变化，牛羊变成了因伤残而拖着步子缓慢前行的兵士，所有的战马都驰骋起来，滑落的碎石碰撞出刀枪拼杀的声响，四周的树林宛若严阵以待的伏兵，风吹树叶嘶吼出冲杀的咆哮。难以想象刘秀兵败至此时作何感想，是四面楚歌的绝望，还是绝处逢生的希冀，是兵败如山倒的颓丧，抑或欲火可重生的振奋，此般种种早已湮灭在历史长河中，无从考证。又是一阵风吹过，刀光剑影瞬间消失，难忍这刺骨严寒，便转身向山外走去，徒留这漫天的肃杀。

深秋的红池坝既有夕阳下的浪漫，也有旅途中的流连，有风吹草低见牛羊，也有骏马飒沓如流星，有寒风刺骨的萧瑟，更有彩林漫山的绚烂。

我想我还会再来到红池坝，去经历她的春夏秋冬、四季轮换。



处的滩涂形状像马鞍一样镶嵌在河边。相传是上古时，天庭神马挣脱缰绳，踏云掠过群山，忽见澎溪河如碧带缠绕大地，两岸湿地草木葱茏，水鸟在滩涂起落，清澈河水中鱼虾嬉戏，岸边麻柳依依。神马沉醉其间，不舍离去，就俯身化作一块马鞍状巨石，深深嵌入河边滩涂，静守着澎溪河的朝朝暮暮。

如今，河边风景绝佳之处修建了多个观景台，供游客停车驻足观景，岸边的芦苇用粉红的微笑欢迎着人们。我让司机停车在观景台，打开相机，把这峡谷风光以及对故乡的那份眷恋锁定在镜头里。澎溪河如玉带般蜿蜒向东，初秋树叶还未泛黄，与两岸青山的青翠融为一体，如果不是地势有高低，几乎分不清哪是山哪是水。几乎静止的河面，如此刻我的心绪一样平和。这里没有机器的轰鸣，没有匆忙的脚步，只有微风拨动树叶的琴弦，只有清脆的鸟鸣，只有野猪、野兔、豹子、野鸡等野生动物在林中嬉戏，等待彩叶纷飞时节的到来。

每次回乡，总能汲取到无穷的力量，总能让自己的心豁达安然起来，如同澎溪河那宽阔宁静的湖面。当然也还有不知何时再来，有点怅然若失的情感。

